

在数字时代浪潮下，阅读生态正经历深刻变革。全民阅读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既需应对技术迭代与阅读群体分化带来的新挑战，又要探索阅读推广的创新路径与文化传承的深层价值。在第三十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本期特别刊发一组文章，围绕全民阅读这一重要议题从技术、政策、文化3个层面切入，展开多维度探讨，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读书精神的当代传承、数字时代阅读推广的技术升级与不同阅读群体的阅读需求，通过政策引导、技术赋能与传播创新的协同发力，推动阅读从个体行为的提升向社会文化生态的重塑，旨在为全民阅读推广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助力全民阅读不断走向深入。

推动“非读者”向读者转型： 目标转向与实践策略^{*}

□文 | 关 美 朱永新

[摘 要] 推动“非阅读群体”向读者转型对全民阅读推广起到重要作用。尽管世界主要国家基础教育水平的提高有效推动了读写能力提升，但阅读率下降依旧是不争的事实。缺乏阅读价值认知、阅读兴趣、阅读时间以及数字媒体技术带来的冲击，导致“非阅读群体”日益扩大。通过对韩国等国家的阅读推广活动进行分析，总结“非阅读群体”的成因并梳理已有政策做法，以期为我国阅读推广活动的开展提供创新思路及经验指导。

[关键词] 非读者 第四次《阅读文化振兴基本计划》 阅读推广 全民阅读

全民阅读是构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基石的关键所在，对民族精神的塑造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国际阅读协会所强调的，阅读能力的强弱直接关联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1] 读者作为阅读活动的核心因素，不仅是阅读行为的实践者，也是阅读推广活动的具体对象。但是，从世界各地阅读推广的实践来看，大部分全民阅读推广实践与研究均将关注点置于读者本身，却忽视了“非阅读群体”（以下简称“非读者”）的存在。基于对26个国家2015—2020年间的阅读情况调查表明，全球读者对于纸质图书的阅读总量呈下降趋势，读书频率和阅读书籍数量逐年减少。^[2] 以阅读传统较为深厚的德国为例，2016至2020年间“一个月没读一次书”的人在2020年达到最高值43%，“每天都读书”的人触达最低值12%。^[3] 在2021年，新加

坡“有阅读兴趣”的学生比例为48%且呈逐年下降的趋势^[4]；西班牙18岁以上人群中经常阅读占比仅为52.4%^[5]；而日本针对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设置的各阶段“不阅读率”要求均超过标准^[6]。46%的美国人2023年没有阅读过一本书。^[7] 我国有55.0%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一般，有30.5%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少或比较少。^[8] 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不阅读的“非读者”已然成为普遍现象。

“非读者”指的是具有阅读能力而不主动读书的人。这一概念在2000年左右被韩国学界正式提及，由此人们开始意识到阅读态度消极或没有阅读习惯的问题。尽管“非读者”并未直接参与到阅读中来，但恰恰是全民阅读推广的关键群体。对“非读者”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

^{*}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我国青少年阅读能力的时代内涵与培养路径研究”（AHA230018）研究成果



“阅读推广难”的深层次表现与成因，而且能够为制定针对性的推广策略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策略。韩国是较早在阅读推广实践中关注到“非读者”的国家，其第四次《阅读文化振兴基本计划（2024—2028）》^[9]（以下简称《振兴计划》）中明确提出要致力于将“非读者”转化为读者，以支持韩国国民形成稳定的阅读习惯，强化社会阅读基础。第四次《振兴计划》对于“非读者”问题的敏锐关注，有助于我们聚焦“非读者”的形态与成因，设计行之有效的阅读推广方案，以期在全民阅读的广阔天地中，激发更多潜在读者的阅读热情，共同推动社会文化繁荣发展。

一、“非读者”现象及其成因分析

对于读者阅读的研究需要综合考虑阅读频率、阅读量、阅读能力、阅读自主性等多重特征，但阅读能力和阅读态度是评价读者的核心要素。前者体现了认知层面对文本内容的理解与建构能力，后者反映了情感层面对阅读的偏好、享受及自我实践能力。^[10]区别于“文盲”，“非读者”概念的提出更聚焦于阅读态度。1978年，拉里·米库里基（Larry Mikuleky）在美国休斯敦举行的国际阅读大会上，以“阅读目的观点的变化与非阅读”为题进行发言，指出了“有能力的读者定期选择非阅读的现象”，并将其命名为 aliteracy。^[11]“能够阅读却不阅读的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关注，成为社会问题。1982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公共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学术会议上，讨论了 aliteracy 是否实际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其程度如何、属性是什么、如何应对等问题。^[12]随着世界主要国家基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有阅读能力但不阅读”的现象成为社会问题并开始受到关注。最初的研究聚焦于仅将阅读作为作业的小学生，之后逐渐扩展到初高中生以及其他各种非阅读行为。2020年由国际出版人协会和挪威出版商协会联合发布的一份名为《阅读很重要——调查和运动：如何挽留并发现读者》^[13]的报告显示，在过去20年中，全球传统书籍阅读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挽留并发现读者”已成为阅读界的共识。图1描述了报告中部分国家“非读者”的最新占比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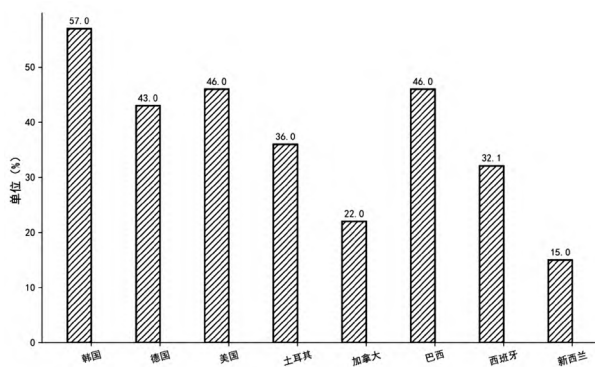


图1 部分国家“非读者”人口占比^{[14][15][16]}

以韩国为例，尽管第一至第三次《振兴计划》为韩国阅读文化振兴作出了不懈努力，但依然面临着国民阅读参与度及年均阅读量衰退的困境。韩国国民阅读实况调查数据（2019—2023年）^[17]显示，成年人阅读率自2019年的55.7%逐步下滑至2023年的43.0%，达到历史新低。与1994年首次调查相比20年间缩减一半之多（见图2）。在包含电子书籍在内的阅读材料中，每10位成年人中有6人年阅读量不足一本。而值得注意的是，学生群体年阅读量保持在36本的高位，表明学龄期形成的阅读习惯并未能有效延续至成年阶段。与此同时，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间的阅读率差异依然显著，进一步加剧了阅读资源分配的不平等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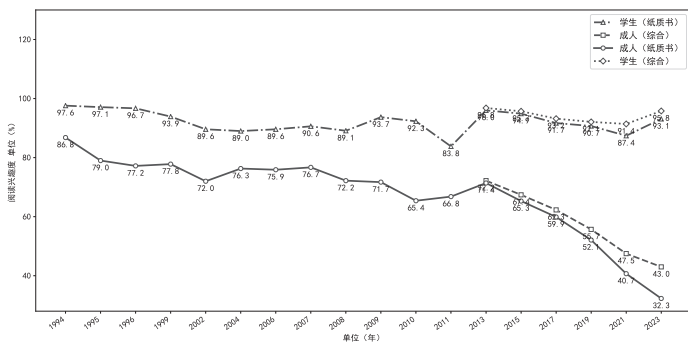


图2 韩国1994—2023年阅读率变化趋势图^[18]

“阅读困难时代”下非阅读现象的形成是认知能力、情感动机与环境结构三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认知能力、情感动机、环境结构与人的年龄阶段密切相关。因此，要深层次揭示“非读者”的成因需要从读者的全生命周期进行考察。在不同年龄阶段国民对阅读的关注度存在明显变化^[19]。由

图3、图4中可见,阅读兴趣的变动呈“M”形的双峰特征,国民在小学阶段和青年阶段能够保持较高的阅读热情,但在高中时期和中年阶段以后阅读兴趣则位于低位。“非读者”的形成主要发生在青少年期和初入社会阶段(25岁至30岁),并且一旦转变为“非读者”,便很难再转变为读者。

在学习阶段,初、高中升学压力所导致的学业负担以及电子游戏、智能设备的“入侵”带来更强的刺激感和趣味性,削弱了书籍的吸引力;进入大学后,阅读的外部强制或补偿因素消失,加之缺乏愉快的阅读体验,他们作为“非读者”的身份认同感逐渐增强。到了青年阶段后,工作、婚姻、育儿压力骤增,特别是对女性读者而言,育儿和家务劳动占据大量阅读时间,当基于外部诱因的阅读动机因为职业稳定而逐渐消失后,这些国民将固化为“非读者”。阅读量的急剧减少主要发生在中年时期,且此后阅读量难以得到恢复,主要原因是成年读者倾向于将阅读与学习相关联,而无需学习的现状导致他们不再阅读。即便存在偶发的阅读行为也可能

因为不成功的经历而感到失望,丧失阅读兴趣并降低阅读动机,最终远离书籍。综上可见,“非读者”是后天多种因素造成的结果,主要表现为缺乏对阅读价值的认知、缺乏良好的阅读习惯、缺乏阅读时间与机会以及数字媒体冲击4个方面。

二、推动“非读者”向读者转型的实践及政策导向

鼓励民众阅读、重视阅读推广已经成为各国提升国民读写能力和文化素养的重要一环。开展多样化的阅读活动以提高阅读率的理念在世界主要国家由来已久,且项目内容各具特色。如欧盟以民众的终身学习问题为议题,开展“终身读者”项目并将其作为提高欧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该项目具有稳固的财政支持、严格的项目化操作、独特的校内阅读方式等特点。荷兰开展特色化主题的“阅读周”“阅读的艺术”等活动推进阅读率提升。^[21]

西班牙先后通过4份全国性的推广计划有针对性地解决国民阅读率下降问题,其主要措施之一便是针对不同年龄读者和不同场所制定个性化的活动方案。如利用传播媒体举办朗诵会、故事会,在活动中引入社会性话题以提高儿童的阅读能力;对于青年则通过经典文艺作品阅读挑战赛激发青年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与老年机构合作来满足老年群体的阅读需求等。针对不同场所和地区,重点推广家庭阅读、学校阅读、乡村阅读来开展工作。^[22]

日本在儿童阅读推广方面经验丰富,并逐步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图书馆为载体、社会力量做补充的机制体系。面对2022年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不阅读率”目标数值均未实现的现状,日本提出了几条基本方针:一是积极开展儿童容易亲近的讲座和阅读体验活动,并鼓励从婴幼儿期开始给儿童读书听。二是完善阅读环境,为语言障碍、残疾儿童提供更多接触读书的机会。三是依托“GIGA School”构想培养儿童信息使用能力,推进图书馆数字化转型,为儿童打造与数字社会相适应的阅读环境。^[23]

通过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上述阅读推广活动并未围绕“非读者”展开。然而事实却是,“非读者”在人口中占据更大的比例,相较于“从无到有”,解决“从无到有”以扩充读者基数,将“非读者”有效转化为积极的读者是提升国民阅读素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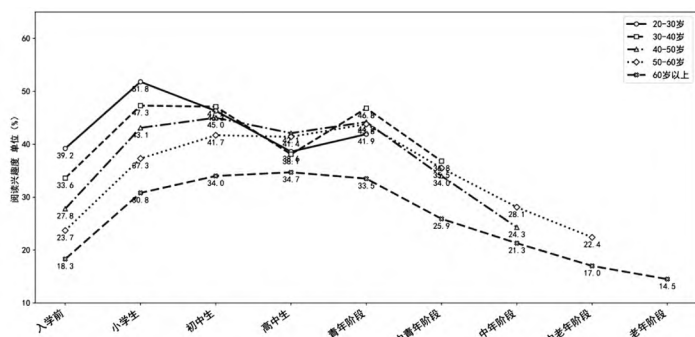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年龄段阅读兴趣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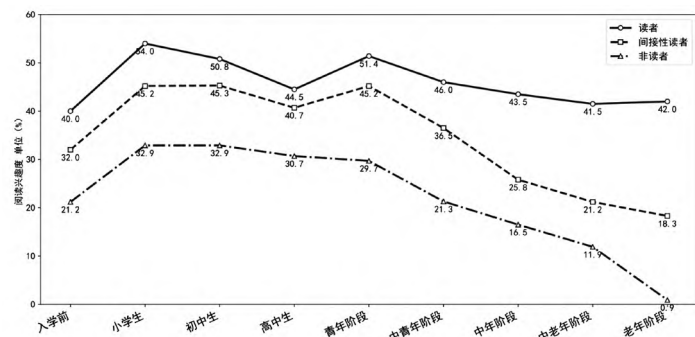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读者类型阅读兴趣图

注:韩国学者将读者类型分为习惯性读者(爱读者)、间接性读者、“非读者”。其中,从阅读频率来看,将“几个月一次”或“一年一次”的读者视为间接性读者。^[20]

与参与度的关键所在。韩国政府较早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早在2009年第一次《振兴计划》开始，韩国就提出了营造读书环境、推进读书生活化、开展读书运动和扶持弱势群体读书活动等振兴读书文化的举措^[24]，经过10多年的推广和经验累积，2024年第四次《振兴计划》的提出更是囊括了一系列创新且全面的政策，旨在从多个维度入手实现“非读者”的读者转换，并建立起“非读者”与书的亲和关系。第四次《振兴计划》推出的阅读振兴政策及阅读运动突出强调“读者开发（Reader Development）”这一核心概念，其推进战略政策体系如表1所示。《振兴计划》提出了4个推进战略以及12项具体举措，实践策略瞄准“非读者”成因布局开展——重视阅读基础设施建设和阅读环境改善，从硬件上为国民提供阅读便利性；倡导阅读价值并重视阅读习惯养成，从软件上改变阅读兴趣下降问题。鉴于韩国在推动“非读者”向读者转型的积极做法以及东亚地区相近的家庭、教育文化，本文针对“非读者”的主要成因对第四次《振兴计划》政策举措进行梳理。

表1 《第四次阅读文化振兴基本计划
（2024—2028）》蓝图及推进计划^[25]

推进战略	具体举措
1. 分享读书价值并扩大读者群体	完善读书环境
	支援发现读书的乐趣
	提高读书的效用性
2. 促进读书习惯的养成	支持各空间培养读书习惯
	支援各生命周期的读书习惯形成
	帮助读书疏远者养成读书习惯
3. 改善阅读环境	扩大读书接触点
	扩充读书内容
	通过“地方时代” ^[26] 计划强化社会读书基础
4. 提升读书文化振兴的基础水平	构建数字阅读振兴体系
	建立系统化的读书文化振兴管理体系
	提升读书领域政策体系的成熟度

1. 提高“非读者”对读书价值的认知

一是注重读书效用性。读书的效用性主要表现为通过读书提高文字理解力、实现心灵治愈、增

进沟通交流、解决社会问题等，认识读书的效用性对于重新发现读书价值尤为重要。推进策略首先针对各年龄层与社群特性，设计并实施读书基础文字理解力教育项目，利用公共读书平台（如读书人IN）、在线教育平台（K-MOOC）等，提供个性化阅读诊断与教育服务。其次，强调阅读在心灵治愈与社会沟通中的桥梁作用，运营定制化读书文化项目，服务于有特殊需求的群体，并创建地区性读书交流空间，促进不同社群间的相互理解与融合。最后，通过一系列以书籍为媒介的社会参与项目，如“为Fire族^[27]打造的读书计划”，通过读书助力经济独立与退休后稳定生活的人群，旨在以书籍作为媒介，激发“非读者”的阅读兴趣。

二是注重发现读书乐趣。这一策略依赖于精心策划并面向特定“非读者”对象开展的读书活动，旨在让阅读成为人们在多种生活时空里自然而然的选择与享受。尽管单发性、大规模的读书活动能够引起一时的关注，但为了维持长期吸引力和持续性，转向中小规模、针对特定群体细分的读书活动模式则更为重要。在具体推进上，先是让读书活动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如在社区、学校、图书馆及商业区等生活便利设施中融入阅读元素，创造随时随地都能享受阅读的氛围。此外，针对不同年龄、职业背景、兴趣爱好的细分目标群体，设计符合他们特点的读书活动，如结合喜爱的名人访谈、文化沙龙、特定主题读书会等，利用社交媒体、网络直播、短视频等媒体形式宣传与互动，以此激发阅读兴趣，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仅仅是学习任务或偶尔的消遣。

2. 培养“非读者”良好阅读习惯

一是优化早期教育阶段读书环境培养读书习惯。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在塑造个体阅读习惯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也是形成“非读者”的主要场域。约61%的热爱读书者报告了童年时期受到了父母关于读书的建议影响，而“非读者”这一比例仅为33%。对于青少年“非读者”，可以在家庭层面通过针对父母的读书指导、建立家庭阅读书目、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读书项目以及创新家庭读书旅行模式，增强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与学习乐趣，从而有效促进家庭阅读习惯的养成。同时在保育、教育机构层面，强调读书教育融入婴幼儿正规课程、引入故事讲述者等读书媒介、设立图书馆与文库以丰

富阅读资源、鼓励父母或老师用文字和影像记录幼儿的阅读经历等，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

二是各生命周期差异化施策促进读书习惯形成。个体阅读习惯在全生命周期各个阶段存在差异性，阅读频率在幼儿、学生时期达到高峰，并在职业生活后逐步下滑。鉴于此，对于“非读者”现象集中出现的生命周期阶段，政策举措强调针对性的阅读推广项目。具体而言，针对幼儿及儿童时期，通过开发普及基础内容、举办读书庆典、推广宠物陪伴读书等策略提高小读者与书籍的亲密度。对于青少年，可以推广非竞争性读书讨论、塑造和宣传积极读书者的形象、支援校外青少年读书项目等项目。对于中年人，聚焦于特色读书会的开设与运营，支持把读书与新职业规划探索及退休后生活设计等有机结合起来，满足该群体特定阅读需求。针对老年人，政策主张依托敬老院、老年大学、老年公寓等社区组织推广读书聚会、数字素养教育及预防记忆衰退项目，并特别推出“与孙辈一起读书”，利用家庭纽带促进代际阅读共享，鉴于“黄昏育儿”的隔代教养模式激增，旨在支持祖父母与孙辈共同建立并维持读书习惯。

3. 增加“非读者”的读书时间与机会

一是扩大生活中可能的读书接触点。调查数据表明，“因工作和学习而缺乏时间”是限制读书的首要原因（见图5），而“在公园、公共设施、公共场所等建设可供读书的设施”则被认为是推广读书活动的必要选项，占比高达31.3%。第四次《振兴计划》通过以下策略支持并扩大读书接触点。首先，通过电子书二维码扫描设置、虚拟图书馆服务升级、智能技术在图书借阅服务中的应用等手段，拓宽了利用新技术获取书籍的渠道，提高了阅读可及性与便捷性。其次，通过特色图书馆运营、激活地区书店以及共同读书文化空间的建立，扩大了富含书籍元素的文化空间场景，满足用户多样化的阅读需求并促进地区读书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最后，通过支持“读书社团面对面”活动激发读书社团活力，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读书社群，进一步推动了阅读文化的普及与发展。

二是支援“读书疏远者”。韩国将因身体、经济、社会及地理等因素难以获取读书资料的人群，以及幼年时期阅读体验匮乏的多文化家庭子女称为“读书疏远者”，读书疏远者在阅读文化活动中的边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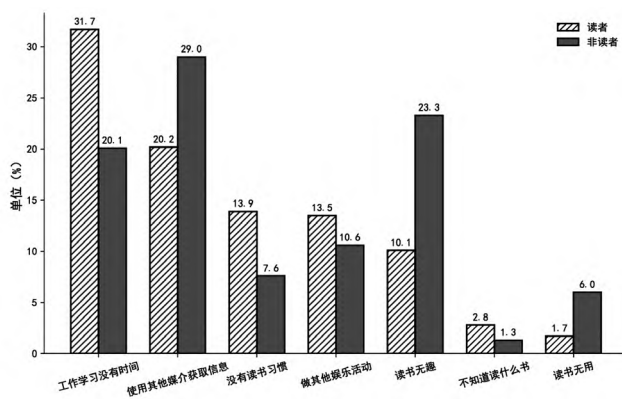


图5 韩国国民阅读障碍原因^[28]

化问题始终存在。第四次《振兴计划》提出的主要措施包括为残障人群在公共领域建立专用图书馆，并扩大公共图书馆内的无障碍设施及服务范围；增加适合残障人群阅读的图书资源，同时共享无障碍认证图书馆（读书空间）的信息等。对于低收入群体，通过提供图书消费券、免费订阅服务及图书捐赠等途径，增加其读书接触机会。针对多文化背景的家庭，采取诸如阅读书包支援、多文化体验读书教室、韩国语与读书指导等项目，帮助他们适应韩国文化与阅读环境。而对于军队官兵及服刑者等特殊群体，则推出了普及两栖阅读、扩充兵营图书馆及读书咖啡屋、运营读书指导项目，以及为服刑者提供精心策划的图书推荐与读书聚会等阅读服务，旨在通过阅读促进其教育改造与社会回归。

4. 发挥数字媒体的技术优势

一是丰富数字媒体的“阅读性”形式。传统的读书内容在网络电视、网络漫画等数字媒体形式下愈发缺乏吸引力，亦是读书率下降的重要原因。鉴于此，第四次《振兴计划》首先通过支持替代性与补充性读书内容的制作，包括为残疾人提供无障碍电子书与替代资料、为高龄者制作大字书、支持商业性较低的优质出版内容（如学术书籍及独立出版物）制作，促进出版系统健全化。其次，强调数字技术在读书内容制作中的应用，通过电子书与有声读物制作推动读书内容的数字化转型。再次，利用IP联动策略，通过读书内容与电影、电视剧、网络漫画等内容的跨界合作，提升公众对读书内容的关注度和投入度，促进读书内容IP的多元化发展。最后，通过“世宗图书”^[29]、“文学分享”^[30]、大韩民国电子出版大奖等项目，指定并推广优秀读书



内容,提高其关注度和传播效果,进而推动阅读文化繁荣发展。

二是借力建立数字阅读振兴体系。第四次《振兴计划》高度重视国内外数字出版市场的快速增长以及由此导致的阅读环境变革,通过若干举措来构建一个适应出版产业数字化转型及阅读载体与环境变化的读书振兴体系。具体包括倡导建立官民协作平台,定期举办数字读书技术论坛,汇聚各方代表共同探讨IT技术在非面对面读书聚会中的应用以及电子书安全体系升级、生成式人工智能防止著作权侵权应用等关键问题。此外,第四次《振兴计划》积极探索生成式人工智能及机器人技术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如开发聊天机器人、人工智能图书管理员等智能应用,以提升阅读体验和服务效率。为扶持数字阅读平台的发展,在公共领域加强了现有读书平台的服务,并引入新功能,如提升书展管理水平、丰富读书项目和作家采访内容,同时将公共读书平台与教育部读书履历系统相连接,提供在线教育、读书社区信息及个性化图书推荐服务。

三、对我国推动“非读者”向读者转换的思考

世界主要国家以及韩国第四次《振兴计划》的许多内容与政策,对于我国的全民阅读工作,尤其是推动“非读者”向读者的转型具有参考价值。

1. 面向青少年“非读者”,共筑全方位阅读支持体系

首先,要强化家庭在阅读教育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强调父母对子女阅读态度与习惯养成的深远影响。家庭作为个体阅读启蒙的摇篮,其文化氛围对孩子的阅读认知构建至关重要。学前至小学低年级阶段,是儿童阅读兴趣与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父母不仅应提供书籍、与孩子亲子共读及鼓励孩子阅读,更应通过图书馆、书店亲子参观活动,拓宽孩子阅读视野,帮助孩子通过书籍理解世界,形成稳固的阅读习惯与能力。此阶段引导能够显著预防青少年后期阅读兴趣衰减,进而避免“非读者”的扩大。

其次,中学时期是重塑青少年阅读态度的第二个关键节点,学校课堂阅读活动的作用非常显著。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开始形成独立的阅读偏好,也是

读者与“非读者”分化加剧的阶段。研究表明,初中阶段的适当教育干预能有效减缓阅读兴趣与态度下滑。特别是“学校课堂阅读时间”,对于缺乏自发阅读动力的青少年而言,几乎是唯一的阅读机会。因此,学校应创新阅读教学模式,如实施“一学期一册阅读课”“带问题阅读讨论课”等灵活多样的形式,赋予学生书籍选择权、增强阅读成就感,促进同伴间的书籍交流与共鸣。

再次,面对青少年拒绝阅读文化的愈演愈烈,提升全社会对阅读价值的认知至关重要。应该让青少年充分认识到阅读的价值,阅读不应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活动或低效的时间消耗,而是个人成长、思维拓展与情感共鸣的宝贵源泉。对于认为阅读无用、与己无关的青少年来说,迫切需要通过教育政策、社会舆论及文化活动等,重塑阅读的积极形象。这就要求教育者、研究者及政策制定者们共同反思并重新定义阅读在数字时代的意义,为青少年创造更多元、更具吸引力的阅读体验,确保他们能在享受阅读权利的同时,积累高质量的阅读经历并体验充实的读者生活。^[31]

最后,围绕阅读主动性、阅读信念、对于印刷读物的态度、对于数字阅读的态度、社会性阅读5个主要维度,设计青少年阅读倾向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有效的评价分析研究。一方面可以对青少年阅读习惯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深入把握青少年“非读者”的主要特征,同时也能够为更具现实性的教育理论研究提供经验证据。

2. 面向成人“非读者”,支持生计联系和“非读者”聚会

第二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表明,2023年我国仅有3.3%的成年人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约11.2%回答阅读数量较多;而回答阅读数量比较少或极少的成年人占比达30.5%。^[32]成年人“非读者”的大量存在一方面是受生计所迫而缺乏有效阅读时间,另一方面是缺乏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阅读模式变革。同时,老龄化问题也是造成“非读者”现象不容忽视的原因。

首先,面向因生计问题而缺乏阅读机会的成年人群体,政策举措要综合考虑个体、社会、经济多方面的影响,持之以恒地宣传阅读的重要性,培养阅读习惯。推进在图书馆、社区中心、工作场所休息区等空间的具体化阅读项目,如与企业及机关合作设立

运营职场内的职工书屋与读书俱乐部；定期定向定点发放购书抵扣券；每月提供推荐图书及发放读书讨论指南；探索将工作时间中一定时间指定为读书时间；开发适合各职业特点的定制型读书项目等。

其次，随着数字化阅读深度嵌入成年人生活，听书、视频讲书等阅读方式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可以推出“阅读导师”项目和“线上读书会”项目，通过线上平台运营读书会、记录阅读、推荐图书；开展“阅读应用开发”业务，开发和运营基于人工智能的参与式阅读平台，利用人工智能促进成年“非读者”的阅读参与，为“非读者”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阅读体验。

最后，针对老龄人口在“非读者”中比重逐步上升的趋势，需要尽快优化出版结构，对图书、报纸、期刊等分层分类，增加老年主题优秀选题以满

足多样化需求；大力推广无障碍阅读，鼓励出版物配备有声、大字、电子等适老化格式，降低阅读门槛。考虑到部分老年人行动不便问题，需要打造多元化借阅体系，由图书馆提供线上线下借阅通道，探索送书上门等服务，拓宽书籍获取渠道。通过优化出版、推广无障碍阅读、完善借阅体系等举措，提升老年人阅读兴趣与参与度，推动老龄社会阅读文化发展。

全民阅读一个也不能少。面对数字化社会阅读的新形势、新挑战，面对“非读者”现象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应该进一步凝聚各方力量，出台相关政策，为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建设书香中国作出积极贡献。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大学图书馆 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

注释：

- [1] 朱永新. 深化全民阅读工作的若干思考[J]. 中国出版, 2024(21): 5-19.
- [2] [13] [14] Åsfrid Hegdal. Reading matters Surveys and campaigns: How to keep and recover readers[R].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Norwegian Publishers Association, 2020.
- [3] [15] Number of people reading books in Germany from 2016-2020[EB/OL]. (2020-02-12) [2025-02-20].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380433/booksfrequency-of-reading-germany/>.
- [4] 光明网. 国际教育研究：新加坡小学生阅读能力全球第一[EB/OL]. (2023-05-18) [2024-08-10].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618889995789088&wfr=spider&for=pc>.
- [5] 宋冉. 西班牙政府阅读推广计划研究——以《阅读推广计划 2021—2024》为例[J]. 河南图书馆学刊, 2024, 44(6): 2-4.
- [6] [23] 刘莉. 日本最新版《关于推进儿童阅读活动的基本计划》分析及启示[J].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2024, 8(32): 153-157.
- [7] Anna Fleck. 46% of Americans Didn't Read a Book in 2023[EB/OL]. (2024-09-06) [2025-02-20].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32988/share-of-respondents-who-read-or-listened-to-books/>.
- [8] [32] 第二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EB/OL]. (2024-04-23) [2024-07-20]. https://www.nppa.gov.cn/xxfb/ywdt/202404/t20240424_844803.html.
- [9] [25] 문화체육관광부. 제 4 차 독서문화진흥 기본계획 (2024—2028) [R]. 세종시: 문화체육관광부 (출판인쇄독서진흥과), 2024.
- 文化体育观光部. 第四次读书文化振兴基本计划 (2024—2028) [R]. 世宗市: 文化体育观光部 (出版印刷读书振兴科), 2024.
- [10] 김혜인, 성인 애독자와 비독자의 독서 가치와 목적 인식 비교 [J]. 독서연구, 2020(56): 97-138.
- 金海仁. 成人爱读者和非读者的读书价值和目的认识比较 [J]. 读书研究, 2020(56): 97-138.
- [11] Larry Mikulecky. Aliteracy and a changing view of reading goals[EB/OL]. (1978-05-01) [2025-01-21]. https://www.academia.edu/25005942/Aliteracy_and_a_Changing_View_of_Reading_Goals.
- [12] 이순영. 독자와 비독자 이해하기 - 용어, 현황, 특성, 생성. 전환을 중심으로 [J]. 리터러시 연구, 2019, 10(6): 357-384.
- 李顺英. 读者和非读者理解 - 以用语、现状、特性、生成、转换为中心 [J]. 素养研究, 2019, 10(6): 357-384.
- [16] [17] [18] [28] 문화체육관광부. 2023 국민독서실태조사 [EB/OL]. (2024-04-18) [2024-08-15]. <https://www.mcst.go.kr/kor/s-notice/noticeView.jsp?pSeq=18001>.
- 文化体育观光部. 2023 国民读书实况调查 [EB/OL]. (2024-04-18) [2024-08-15]. <https://www.mcst.go.kr/kor/s-notice/notice/noticeView.jsp?pSeq=18001>.
- [19] [20] [31] 이순영. 청소년 비애독자의 현황과 지원 방안 연구: 2018—2020 독자개발연구의 결과 종합 [J]. 독서연구, 2021(60): 63-92.
- 李顺英. 青少年非读者的现状和支援方案研究: 2018—2020 读者开发研究结果综合 [J]. 读书研究, 2021(60): 63-92.
- [21] The LiRe2.0 Project. A European Reading Promotion Framework for Primary School Librarians, Educators & Administrators [EB/OL]. (2012-12-14) [2024-08-10]. <http://lifelongreaders.org/lirel/flipbooks/IRELAND/files/assets/basic-html/index.html#41>.
- [22] Plan de Fomento de la Lectura 2021—2024 [EB/OL]. (2021-12-23) [2024-09-01]. <https://www.culturaydeporte.gob.es/dam/jcr:10cac192-ea16-4017-bca6-0b181a4f47dc/cast-plan-fomento-lectura.pdf>.
- [24] 关美, 朱永新. 韩国全民阅读政策体系: 模式、特点及其启示 [J]. 中国出版, 2023(23): 30-37.
- [26] “地方时代”是韩国政府在 2022 年提出的一项政策倡议，旨在通过发展地方经济和城市，缓解人口过度集中于首都圈的问题。
- [27] FIRE 是“经济独立 (Financial Independence)”和“提前退休 (Retire Early)”的合成词。Fire 族的目标是摆脱需要工作到退休年龄的传统观念，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尽可能多地储蓄和投资，以尽快实现经济独立。
- [29] “世宗图书”指的是韩国为鼓励出版优质书籍，丰富阅读文化，特选定最新发行的初版图书并在图书馆等处推广普及的项目。
- [30] “文学分享”指的是韩国从文学作品中选择优秀图书，并在小型图书馆和福利机构推广，以扩大国民接触优秀文学作品机会的项目。